

郭登科 著

狱案故事演绎

下



第二十一回 唱赞礼徐茶酒劫走新妇 鸣冤屈郑玉珠发还原夫

明成祖朱棣登基以后，将都城南迁。南直隶苏州府有一个嘉定县，县城住着一个商人，姓郑，名金升，小本经纪，小康人家，虽不愁吃穿，但到底没有多少剩余，比不得金银用秤称的富户。郑金升娶妻李氏，只有一女，取名玉珠。这玉珠虽说生在小户人家，但因无兄无弟无姐无妹，父母身边只有她这一个小女，所以宠得了不得，真是顶在头上怕摔了，含在嘴里怕化了，一味溺爱，以至每日梳头洗脸都要妈妈侍候。眼看玉珠长到十六岁，父母便给她定下一门亲事。婿家姓谢，女婿叫谢三郎，老儿称做谢玉斗。谢家与郑家都在县城居住，相距不甚远。良辰吉日择过之后，两家便忙着为儿女完婚。虽说两家家境都不十分殷实，但毕竟是儿女的终身大事，不可草率，更不能让亲朋们耻笑，所以两家都请来一些乡邻帮忙，准备大办。不料这乡邻中有一个徐茶酒，借机劫走新娘，弄出一桩人命大案来。

唱赞礼徐茶酒大显身手

入洞房谢三郎面对空床

这徐茶酒，真名徐达，“徐茶酒”是一个雅号。原来苏

州一带在举行婚礼婚宴时，都要请傧相：一方面替主人迎送客人；一方面负责赞礼——在举行婚礼时，高声宣唱行礼的项目；在举行婚宴时，招呼宾客，并高唱着“请茶！”“请酒！”“采饭！”“来菜！”指挥着婚宴有条不紊地进行。所以，人们又称唱赞礼的傧相为“茶酒”。

这“茶酒”本应是乡邻中德高望重而又手脚勤快、耳目好使的人。没想到谢玉斗在给儿子完婚时却请了生性奸巧的徐达，招来了大祸。

先是，郑金升在女儿出嫁前三日，要请人给玉珠开面。因为苏州一带有个乡俗，女子出嫁才修脸；没修过脸，就说明还没有出嫁。一般说来，担任修脸的是伴娘，也叫喜娘，专在办喜事的新房中做女傧相。喜娘修脸不用刀剃，而用线绞，所以又叫“卷面”或者“绞面”。也是该当有事，郑金升“瞎了眼”，为女儿开面没请喜娘，也是请了生性奸巧的徐达。

为什么徐达又会唱赞礼又会为女孩子开面？因为这两项事情都有机会接触年轻女人，而徐达最不守本分，专一好淫。便丢下好男儿的事情不做，终日给人家开面和做“茶酒”。

徐达的为人，郑金升很清楚，让这样的人给女儿开面，他实在不放心。谁知妻子李氏听说徐达心灵手巧，面修得净，修得鲜，修得俊气，一定要他给女儿开面。并说：“到开面时，咱老夫妻四只眼睛盯住他，他还能把咱女儿吃了不成？”郑金升只得依了妻子。

这一天，徐达一踏进郑家的门槛，郑金升便时刻尾随其后，立起的两只眼睛直看得徐达心里扑扑跳。这郑玉珠衣来

伸手，饭来张口，整天在屋里憋得嫩葱儿似的，徐达一见，早就酥软了半边身子，哪还记得郑金升站在身旁？所以，一边动手为玉珠开面，一边上上下下地打量，身子如同雪狮子向火，软蹋蹋的，恨不能一下子贴上前去。郑金升在旁看了，识破了他的心意，满脸的不高兴，待他一给女儿开完面，付了几个铜钱，一挥手，立即打发他离开家门。

完婚这一天，郑金升自然要去参加婚宴。谁知一到谢家门口，迎出来的是徐达。只见他点头弯腰，伸手一让，高唱道：“亲翁到——里边请。”心里老大不痛快。

原来徐达为玉珠修脸时，看得浑身似火，心里总是放不下。他早已知道玉珠要嫁往谢家，就设法到谢家去做“茶酒”，以便见机行事。这谢玉斗远不如郑金升办事谨慎，大大咧咧，马马虎虎，虽说知道徐达心术不正，但他想：心术不正又怎么样？参加婚礼的有一百多人，一百多双眼睛看着他呢！光天化日，他还能把新媳妇拐跑了？我找个“茶酒”，要的是头脑机灵，手脚勤快，不要失了礼，让媳妇的娘家挑了眼！要说头脑和手脚，哪一个“茶酒”比得过徐达？所以，他不顾亲人的提醒，还是约请徐达来唱赞礼。天赐良机，正中徐达的下怀。

婚礼一开始，徐达高唱赞礼，声音亲切又洪亮，有板有眼，该招呼的全招呼到，该照应的全照应到，忙而不乱，井井有条。连心怀偏见的郑金升，心里也暗暗佩服。礼数行完，新娘子花烛已过，进了洞房。下剩的就是大宴宾朋，共吃喜酒。堂上堂下，屋里屋外，一桌又一桌，坐满了前来贺喜的人。徐达一人穿梭其间，含着笑，点着头，施着手礼，嘴中不时地唱着：“堂上，请酒啦！”“堂下，请汤啦！”

杯来盪去，猜拳行令。人们喝得面红耳热，舌尖打结。正当众宾客酒至半酣的时候，不见了徐达。郑金升坐在正堂上，两三次汤送到，只得主人自家请过吃了，心中怀疑。刚要站起身外出搜寻，只见徐达慌慌张张从后面走出来。这徐达精灵乖巧，一眼就看到了郑金升拉长了的脸，三步两步迎上去，附耳说：“外面方便方便，如厕！”郑金升这才坐了下来。

一更已尽，婚宴作罢，前来贺喜的人打着饱嗝儿纷纷离去。因为住在同一县城，所以郑家的送亲人并不急于回去。两亲家还要在儿女完婚的大喜日子里，多叙一会儿。

新郎谢三郎迫不及待地要会新娘。所以，不等岳父母离去，便悄悄来到洞房。洞房内，花烛高照，只是不见新娘的影子。三郎以为新娘神经紧张了一天，兴许躺在床上歇息了。便走进里间，把床幔揭开，仍然是张空床，心中十分疑惑。秉着灯烛，前后照看，竟不见了踪影。又跑至厨房询问，人们说：“我们这里忙得手脚朝天，哪知道新娘子哪里去了？再说，新婚之喜，新娘也不会跑来厨房的！”三郎又到院里四处寻找，来到后门，见大门关得好好的。又来到堂前，将情况一说，一家人立时慌了手脚。

丢新娘谢三郎报官

捞新娘徐茶酒色变

一听说不见了玉珠，郑金升大为惊慌，便马上想到了徐达，说：“徐达在哪里？”原来，刚才两亲家只顾亲亲热热拉家常，却忘了为唱了一天赞礼的傧相道个谢，而徐达也

恰在这时溜之乎也，不见了踪影。郑金升一见徐达不辞而别，知道其中必定有缘故，就说：“没想到亲家请了这样一个‘茶酒’！小女前日开面，贼溜溜两只眼睛看遍小女的上上下下，恨不得贴了上去！想必是今晚他趁大宴宾朋，人多手杂，从中做了手脚。”李氏不待丈夫说完，便痛哭着说：

“如果我那女儿要落入徐达的手里，那还怎么清清白白地做人哟！”谢家的仆人也说：“这个徐达，一向不是好人，方才新郎新娘行礼的时候，他一边唱赞礼，两只眼睛却看着新娘；举行婚宴的时候，他又不知溜到哪里去了一次，实在可疑。”谢玉斗这时才后悔起来，又害怕真的在洞房花烛夜丢了新娘，出了大笑话，便说：“他如果真的拐走新人，必定是走后门往后巷去了。快追！”

苏州一带有个风俗：遇到婚丧嫁娶，便用竹篾编成一个个篾簾，长约二尺，其间可以点烛，晚间用来照明。恰好，谢家备下许多篾簾，郑、谢两家十几个人一人一根簾子火，手里举着，向后门走去。开了后门，直奔后巷赶去。原来谢家这条后巷，是一个直巷，一个弯子也不拐。簾火一照，明亮如同白昼，从巷子这头可以望到那头。只见巷子尽处有几个人拉拉扯扯地缓缓地走着。谢、郑两家人不约而同地高喊：“什么人？”只见前面两个人急急忙忙跑了。谢、郑家的人知道是抢新娘的歹人，飞快赶上前去，把跑在后面的一个人按在地下。

高举火把一照，原来这人正是徐达。郑金升厉声问道：“你为何在这里？”徐达回答说：“我有些小事，等不得酒散，我得回家。”谢玉斗说：“你要回家，为什么不对我说一声？并且好一会儿不见了你，还在后巷行走，哪里是回家的？你说，你把新娘拐到哪里去了？”不等徐达答话，新郎谢三

郎走上前，抡圆了胳膊，老大一个嘴巴，只打得徐达口中鲜血直流。徐达梗着脖子，死不招认，反说道：“新娘子在你家里，岂是我唱赞礼的人包管的？”谢三郎又一脚踢去，这徐达才止住了嘴巴。这时谢家的仆人说：“把这个游嘴光棍捆到家，再细细拷问他！”

到了谢家，众人七手八脚把徐达捆在一根柱子上，人们吵喊着，也有打他的，也有吓他的，也有好言好语劝他的，谢玉斗甚至当着众人发誓，只要徐达交出新娘子，决不打他，更不报官。但是，徐达像个癞狗似的，闭着眼，任你怎样打、骂、劝，就是不开口。人们束手无策，只好等到天明，谢家父子写好一纸状词，把他扭送到县衙。

嘉定知县吴定仁立即升堂理案。听了谢三郎的哭诉，吴知县想道：“世间还有此等事情？”于是就问徐达：“你把郑玉珠拐到哪里去了？老实招供！”徐达回答说：“小人是婚宴的茶酒，只管得行礼的事。新娘哪里去了，我哪知道！”谢玉斗便把徐达平时的为人以及昨晚在婚宴期间外出一次，最后在后巷将他按住的情况叙述一遍。吴知县听了，知道不用刑讯，是对付不了如此浮浪少年的。徐达虽然是个游花光棍，但是骨头却不硬，真要动大刑，他是熬受不了的。只一夹棍，徐达便爹娘的嚎叫，连忙喊道：“小人愿招。”吴知县让取下夹棍，徐达低着头缓缓讲道：“小人因为开面时，见她貌美，就起了不良之心。后来，晓得嫁与谢家，便自荐做了茶酒。预先约会了两个同伴，埋伏在后门。趁她行礼已完，外边正在摆宴之机，我悄悄溜进洞房，自我介绍是候相，要她跟我出来再行礼。她一看我果真是唱赞礼的，便羞答答地低着头跟我走。她没来过谢家，不知谢家的

情况，我一直把她领到后门，一伸手就把她推与门外的两个人。她正待要叫喊，早被外面的两个人捂住了嘴。我便返身关好后门，又来到酒宴之上。酒宴散后，我急忙又赶往后巷，谁知这新娘子拚命挣扎，那两个人还未拖走多远，我急得出了一头汗。正在这时，看到后面火把明亮，知是有人赶来。那两个人顾不得小人，竟各自逃奔了。小人拉着新娘子，新娘子见有人相救，越是拚命挣扎。恰好路旁有一口井，我一时慌了，一头让新娘子撞下井去。”吴知县听到这里，急忙问道：“新娘现在何处？”徐达说：“仍在井中。小人这一番话，没有一句是假。”知县又问：“你在谢家时，为何不说？”徐达说：“小人总想蒙混过去，日后将她从井中取出，供小人受用。而今熬刑不起，只好如实招认。”知县说：“新娘跌下井去，不被摔死，也得淹死，还谈什么日后受用！”徐达说：“小人知道，一是那井不深，二是井中无水，是个枯井。”

众人听了早已按捺不住，急着去枯井救新娘。吴知县对众人的心思看得明明白白，于是就派一个衙役押着徐达，与谢家父子一起前往谢家后巷。出了县衙，郑家老夫妻及一千人等全都等候在那里，发声呐喊，押着徐达，火速来到枯井边。郑金升扑上前去，一口咬住徐达的肩头，不肯松口。徐达杀猪也似叫喊。李氏向井下一望，悄没声息，黑洞洞不见底，疑心女儿早已不在人世，便瘫坐在井旁大哭起来。谢三郎也不说话，急忙忙在自己腰间拴好绳子，缒下井底。井中果然无水。用手一摸，真的有一人倒在里面。推一推看，已经僵硬，早已毙命了，不由大哭起来。井上的人知道井下的人发现了什么，立即又缒下一条绳去。不一刻，井上的人们

合力拉上一具死尸。围住一看，哪是什么新娘？而是一个高大的男子汉！这时，众人又把谢三郎从井中拉了上来。三郎哭着说：“井里再也没有其他尸体了。”郑金升又一个嘴巴打在徐达的脸上，问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徐达也吓呆了，脸色煞白，嗫嚅着说：“这又是甚么蹊跷的事？”众人只得又一声呐喊，抬着死尸，押着徐达，前往县衙。

救新妇赵申井下丧生

杀无辜钱己就地正法

吴知县见众人抬回一具男尸，大为震惊，立即升堂再审，喝道：“好你一个奸巧的徐达！你说把郑玉珠撞入井中，而今井中却是一具男尸！到底郑玉珠哪里去了？这男尸又是哪里来的？速速招来！”徐达哭丧着脸，泪汪汪地说道：“小人只见后边赶来，把新娘撞入井中是实。而今却是一具男尸，连小人也猜不出这是什么缘故。”吴知县说：“你起初约会的两个同伴，叫什么名字？必是这二人干下的好事！”徐达道：“一个叫张寅，一个叫李邦。”知县写了名字住址，差捕役立时捉拿到堂。每人一夹棍，只得招道：“徐达相约在后门等待，后见他将新娘推出门来，我们二人拉起来就走。哪知新娘拚命反抗，拉扯了许久，也没走多远。后来，徐达又赶来，我们三人一起，连推带拉，拖着新娘向前走去。正在这时，众人打着火把追赶上来，我们两个把新娘往徐达怀里一推，撒腿就跑。再往后就不知道了。”这两个人说完，又对着徐达道：“你到底把新娘弄到哪里去了？怎么不交了出来？要我们替你吃苦！”徐达只是摇头，无言答对。吴知

县指着徐达道：“你这刁民如此奸巧，非要再夹一棍不可？”徐达捣蒜似的向上叩头，只说：“小人该死，”但说来说去，说到撞入井中，便再也讲不下去了。知县又传来郑、谢两亲家与左右邻里，备细访问，没有一个说清郑玉珠的下落的，也没有一个人认得井中男尸的。于是，吴知县又贴出榜文，召取尸亲家属，认领埋葬，但始终没一个前来领尸的。于是，郑、谢两家自备了赏钱，吴知县又替他们发了榜文，寻求郑玉珠的下落，也始终没有一个人前来提供线索。吴知县黔驴技穷，只得把徐达收在监中，每五日一比——责令五日内交出新娘，到时如果交不出，则棒打一顿；然后再立五天的期限，交不出再打。徐达只好捱过五日，吃一顿棒打，也没有打听的去处，也没个结局的办法。

再说郑玉珠那晚被徐达拐至后门，推与二人，便见把后门关了，才知是坏人做歹。本想大呼婆家人的名字，前来相救，但自己今日才娶进门，不曾知道一个姓名，一时没有叫出来。待神志稍一清醒，刚喊了一句“来人啊”，又被那二人将嘴捂住了，呼喊不得。后来，见到有人打着火把追来，知道是家人发现了，前来相救，便拚命挣扎，不料被徐达一头撞入井中。

井中无水，而且很浅，只跌了一下，并未摔坏。这时，只听上面人声喧闹，火把齐明，照得井下都亮堂起来，便大声呼救。怎奈上面按住了徐达，打的打，骂的骂，人声鼎沸，哪里有人听到井中有人呼救？不一刻，只听人们叫喊着远去了，郑玉珠只得叫苦，大声啼哭。

天亮以后，郑玉珠心想：“此时上边未必无人走动。”便又高喊“救人”。恰巧，河南开封府杞县的两个客商，一

一个叫赵申，一个叫钱己，合了本钱，同到嘉定做买卖，清晨起来赶路，正好路过这里。听到路旁井中有人呼救，两个人都走到井边，往下看。此时，天光照下去，隐隐约约看到井中有一个女人。便问：“你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落到井中？”郑玉珠答道：“小女是谢家的新娘，新婚之夜被人劫来井中，快快救我一命，到家自有重谢。”赵申一听说是新娘被坏人劫来井中，便立即下到井中相救。也是巧得很，钱己的行囊中恰有一条粗绳，便取出绳入井中，不一刻就将井下的女子拉了上来。钱己抬头一看，原来是一个艳妆的美人儿，年纪不过十六七岁，立时动了邪念，想自己带回家去受用。这时，赵申在井下等不及了，高叫钱己将粗绳绳下井来。钱己听了，思忖道：“他若出得井来，必与我争，我便不能独自占有。况且，他行囊中带有不少本钱，不如将他送上西天，这美人和金钱便全是我的了！”他来到井边，四处一看，只见不远处有一块巨石，便搬了搬下井去。可怜赵申眼巴巴地盼望着绳下粗绳，岂知是块巨石，回避不及，打着头盖骨，立时毙命。

郑玉珠从井中出来，因为在黑洞洞的井中呆得太久了，猛一见亮光，刺得眼睛睁不开。待抖擻了一阵衣服，睁开了眼，见钱己非但没把绳子绳入井中，反而扔下去一块巨石，接着听到井中一声惨叫，惊得魂不附体。钱己却说：“小娘子不要惊慌。他是我的仇人，故意哄他下到井中，结果了他的性命。”郑玉珠心想：“是你的仇人，却是我的恩人。”见钱己凶狠歹毒，便央求将她送往谢家。钱己说：“你说得倒便宜！我将你从井中救出，就是我的人，怎能送到谢家去？你快快随我回河南，回家做我的小老婆吧！”郑玉珠才

知刚刚跳出火坑，偏又进了虎口，拚死拚活也不肯跟他走。她刚要大声呼救，狠心的钱己一拳将她打昏，背起来就走。慌慌张张走了一段路，恰好过来一顶小轿，便假称是自己的妻子病昏了，多多塞与轿夫几两碎银，胡乱装进轿里，速速逃离此地。

不几日，钱己带着郑玉珠来到开封府杞县。先是，郑玉珠誓死不从，钱己便唬道：“再不相从，叫你像井中的赵申那样，活活砸死！”郑玉珠心中害怕，只有忍耐一时。一路上，每到一地，钱己便以夫妻的名义宿在一起，对玉珠百般凌辱。玉珠又羞又愤，心想：即使逃出魔掌，回到亲人身边，又怎好向亲人诉说这一切？所以，便想以死了却自己的一生。钱己看透了玉珠的心意，淫笑着说：“想死？有那么容易！老实跟我回家去！”由此，对玉珠严加看管。

到了家，钱己对人讲自己从苏州又讨来一房小妾，至于赵申，他说还在苏州经商，不过，二人早已分开本息，各自经营了。这钱己家中的妻子为人狠毒，一见郑玉珠长得如花似玉，便醋意大发，将各种毒辣的手段全施展出来，摆布得玉珠遍体是伤。郑玉珠大吵大闹说：“我又不是嫁与你家的，又不是你们花银子买来的，你们是把我从苏州抢来的，为什么如此毒打我！”

玉珠的话恰好被邻里们听到了。平日，大家恨透了钱己夫妻。现在，又听说从苏州抢来一个小娘子，心里个个不平。一日，趁钱己夫妇看管的不严，邻里们将玉珠唤出门，细加询问。玉珠如见亲人，备述了事情的前后经过，并说：“听钱己说那砸死在井下的名叫赵申，也是这里人，不知他家得知这个消息没有？”赵申的父亲赵林，听了此话大吃一

惊。原来，赵林见钱已返回而儿子没有返回，便去追问钱已，钱已推说赵申尚在苏州经商，过一段才会回来的，也便信以为真了。没想到已经遭到钱已的暗算！便立刻拉了郑玉珠，和众邻里一起，来到钱家。待钱已一入门，一声呐喊，将他捆了，押往县衙。

杞县知县升堂理案。由于有郑玉珠一口咬定，钱已只好如实招供。赵林便恳请知县将钱已就地正法，以为冤死的儿子报仇雪恨。知县说道：“杀人情真，但皆系口词，尸首未见，这里不能定案。这是苏州嘉定县出的命案，郑玉珠又是嘉定县人，赵申的尸首也在嘉定县。我这里只录口词，将一千案犯连同口词押解到嘉定县结案也就是了。”当下将钱已打了三十大板，派差人押解着钱已及郑玉珠、赵林等前往嘉定县去了。

这一天，正逢五日比较之期，吴知县又将徐达掙出监来棒打一顿。正在这时，钱已等一千人押解到衙。徐达抬头一看，那不是郑玉珠吗？自己在替她开面时看得真真切切，便大叫道：“太爷不必打小人了。新娘子回来了！”吴知县骇然道：“这女子是你扔在井中的郑玉珠？”徐达说：“正是。”这时，杞县的差人将文卷呈上，吴知县看过，方知眼前站着的女子，正是花烛之夜被徐达劫走的新娘，而井中的死尸，乃钱已砸死的赵申。于是，令仵作详验井中的死尸，验得头盖骨粉碎，系生前被石块打碎致死。此案大明。

吴知县判道：钱已谋财害命，并劫走他人之妻，问成死罪，就地正法；徐达虽拐骗未遂，但祸端皆由此而起，问成三年徒罪；张寅、李邦帮人谋妻，各打五十刑杖。郑玉珠受尽磨难，发还原夫谢三郎。

吴知县发落完毕，叹口气说：“如果杞县不解来钱己和郑玉珠，这件案子怕我终生也理不清了。”

王統
欽承
聯天
壽萬
命長

皇極
帝心
永保
萬民
無疆

之民受害，創京亦難幸禍。車站前一兩升舊道主列，故致
系人將千損損，誠意之故，非也。師科下，搬家也。則，麻家帶，時
有命人，於一出，康下，只了，創京，出，故，博，麻，家，帶，而，

素鐵不雨，紫小樹，漸平，雨
後，得青，綠，紫，紅，白，黃，

第二十二回 赵玉龙拜花堂命丧九泉 孟知县杀无辜以命抵命

这是发生在清代的一个故事。陈孝廉在京城受表兄之托，带表妹回乡完婚，不料洞房花烛之夜新郎母子被人杀害，而陈孝廉和新娘也含冤做了刀下鬼，惹出一场人命官司。

陈孝廉携小婉南下成亲
赵玉龙拜花堂身首异处

浙江绍兴县有一个银匠，名叫朱兴，带着家眷到京城卖手艺。因为制作精巧，买卖非常兴隆，渐渐有了一些名气，王孙贵族便请他到家中制作金银首饰和酒具，报酬丰厚，慢慢积蓄了惊人的家产，便在京城的繁华闹市开了个银匠铺子。他所做的钗钏酒器比通常的贵一倍，而那些有钱的达官贵人，并不计较这些，他们要的是名气，慢慢形成一种风气：在京城，那些公子王孙，非朱兴做的酒器不买；那些名门闺秀，非朱兴做的钗钏不戴。因此，朱兴虽是个平常的手艺人，在京城却颇有名气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

朱兴有一个妹妹，名叫朱小婉，自幼由父母做主，指腹为

婚，许配给绍兴县本乡的赵玉龙。父母去世以后，由哥哥带来京城。不想一晃十几年已过，早已出脱成一个水灵灵的大姑娘。而小婉的丈夫赵玉龙一家，这些年来家业不济，日子过得很艰难，新近老父又匆忙谢世，只留下玉龙和老母相依为命。玉龙和小婉都已年长成人，无奈玉龙家境贫穷，无力千里迢迢到京城接回完婚。而朱兴也一直因为生意太忙，顾不上妹妹的亲事。

说来也巧，正好朱兴的姑家表弟陈洁，是一个孝廉，应礼部会试，到了京城，寄住在朱兴的家中。这陈洁比小婉大一岁，称小婉为表妹。发榜后，陈洁没有考中进士，只好收拾行李，准备返回原籍绍兴。

朱兴设盛宴为他饯行。表兄弟二人杯来盏去，已喝得半醉。十几年来，离乡背井，见不到家乡的一个亲人，好容易表兄弟团聚在一起，又匆匆离去，朱兴几乎流下泪来。陈洁想到此一番离去，不知今生今世能否再相见，也十分伤感。因此，二人只是喝酒，话却说得不多。临散席，陈洁问道：

“小弟我明天一早即将返回故乡，不知表哥还有什么话要嘱托？”朱兴慢慢取出百金，双手捧与表弟，说：“我将有事相求，请我弟务必收下这点钱，我才敢说。”陈洁慌忙站起，说：“小弟打扰表哥已经多日，正愁无法报答，有事请表哥尽管说。这么多金银，小弟是无论如何不敢收下的。”朱兴说：“小弟如不将这些金银收下，表哥我明早只好送你上路了，只当我刚才没有提过这件事。”无奈，陈洁将这许多金银权且收下，询问道：“莫非表哥有什么为难之事？”朱兴说：“我的妹妹小婉许配给本乡的赵玉龙，小弟你是知道的。但是，小婉自幼来到京城，根本没有与玉龙见过面，即

使二人碰在一起，彼此也不认识。这些年来，听说玉龙家一年不如一年，根本无力来京接回小婉，我又忙于生计，不能返乡，眼看妹妹青春将尽，我很不忍心，而又苦于没有可以依托的人。你是我的至亲，又是乡里德高望重的厚道人，今天我特别委托你将她带回老家，亲自把她领给玉龙，使他们小夫妻得以完婚，我将死而瞑目了。”说罢，不由热泪盈眶。

陈洁听表哥一说，心里暗中想道：这京城距离绍兴，遥遥几千里，既要乘车，又要坐船，途中少不得雨雪风霜，赶到家门，不知要走多少天。特别是自己和表妹年龄相差无几，日日夜夜，晓行夜宿，时刻不能离开，生活上多有不便。更不要说小婉要去嫁给一个贫穷的丈夫，少不了有许多陪嫁，倘若遇上歹人，人财两空，我将何颜再见表兄？想到这里，沉吟再三，面露难色。这时，小婉从屏风后面走出来，原来，她在那里已经偷听多时了。她对表兄深施一礼，说道：“表兄尽管放心，小妹处处小心就是了。哥哥早已为我买得一个丫环，名唤翠红，我们二人，形影不离，不怕外人说三道四。自古以来，儿女的终身大事，全凭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哪敢自专？既与赵郎指腹为婚，就该及早完婚，也好让九泉之下的父母得以放心。全凭表兄成全。”说罢，双膝着地，给表兄跪下了。陈洁慌忙将小婉扶起，欣然应允。

第二天，陈孝廉便带着表妹小婉和丫环翠红离开了京城。翠红乘坐一顶小轿，在前面开路；陈洁坐在马上，在后面殿后；小婉乘一顶小轿居中。早行夜宿，风雨兼程。走了将近两个月，才来到绍兴县界。看看家乡就在眼前，三人喜